農巖集

四

疏劄

農巖集卷之七目録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館學請留領府事宋時烈疏
館學請五賢從祀文廟疏
館學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疏
代永平儒生請玉屛書院賜額疏
諫院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劄

玉堂應旨劄
玉堂請召還奉朝賀宋時烈劄
陳所懷仍乞遞職疏
辭副校理疏
辭大司諫疏
應旨疏

農巖集卷之七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甲寅

伏以臣等頃以百官喪服之制獨有論列未蒙允兪非不欲更申前說以蘄得請而顧緣日期迫促勢有未遑遂泯默至今矣然念此事實關國家典禮之大節有不容但已者玆敢不避煩擾再瀆 宸嚴惟聖明留意焉臣等竊以方喪之服衰絰之制先王定禮不可或廢而今日百官服制苟簡卑薄違禮不經者則臣等旣已備陳於前疏以 殿下之明聖亦宜

洞燭無餘矣 殿下如以此禮之不行自前代已然有難猝復於今日則臣等請以 皇朝之所已行者明之故相臣李廷龜之奉使赴京也適値 神宗皇帝昇遐之日遂得隨參於成服之列其文武百官之服一從衰絰之制廷龜備記其事載在集中可考而知也夫 皇朝君臣之服本行易月之規而至其衰絰之制必遵古禮而行之顧以我國家喪禮度越百王而獨於此一大節反不能遵 皇朝之美制是其情文之不稱固已甚矣而亦豈不有乖於從周之義也 殿下於前日臣等之疏批以爾等之言不無意

見爲教臣等竊仰　聖意亦非以古禮斷然不可行
也特以一時倉卒有未及周旋耳此則事勢誠然固
已無及矣而及今有可以追補前失者則伏惟　殿
下亦不必終始憚改使先王定禮終不復於　聖世
也臣等謹按宋儒朱熹嘗於孝宗之喪上劄其君論
一時倉卒違禮之失請追復古制而亦以旣往之失
不及追改惟有將來落殯發靷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變除之節尚有可議蓋以古制雖失於初喪而因時
變通以追前失亦未爲不可也然則今日百官服制
雖未及更定於初喪亦不可因仍訛謬終不思變通

之道也 殿下誠欲革去陋習一復古禮則宜因啓
殯之節改從衰絰之制一如朱子所論旣無嫌於無
端追改而亦可以遂正千古之謬矣豈不善哉嗚呼
君親恩義本無輕重臣子之心必欲自盡於送終之
際者固未有二致也今我 殿下至誠自天克盡孝
道凡自哭泣擗踊之節以及徵文末禮靡所不用其
極而獨此百官服制大有違於古禮其在臣僚雖欲
自盡其忠愛之心顧無以表其哀而稱其情是豈獨
有憾於人臣事一之義抑恐於 聖上盡誠致隆之
道亦或有歉然者也伏願 殿下亟命該官稽考禮

制預行講定俾得變通於啓殯之日自今著之方冊永為定制以垂萬世之成憲千萬幸甚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庚申

伏以臣等竊觀自古以來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懷祿就寵以老其世者多矣其能決然勇退不爲富貴所汲溺者塵可指數然考論其世又皆遭時衰亂怵迫禍患思所以自全而不著亦以名位已極無所覬於後耳若乃處明聖之世嚮用未艾而能從容自引去者千百無一焉况能不以一節自喜而志乎大道不

以開叢自適而力於實踐者豈不益卓絕難覯哉臣等下邑蒙士耳目不遠而獨聞我 世宗 文宗之世有臣崔德之其仕嘗自翰苑歷玉堂臺閣而後以南原府使退居本邑築書樓扁以存養杜門不出請則 世宗晩年也及 文宗卽位召拜藝文直提學獎以純實且將留用而在朝不二年上書乞骸骨歸遂不復起焉臣等竊念 本朝治化莫盛於 世文兩廟之際當是時才俊應運鱗集雲蒸經學文章之士瑰瑋卓犖比肩立朝咸以功名自奮盖亦千載一時也以德之之賢翺翔其間亡所與讓使其從容

委蛇附會時運亦可以致位卿相功名爛然矣顧乃棄而不取高蹈遠引棲遯山海以沒其身此非審乎外內之辨超乎榮辱之境者不能也彼世之審機逃禍與位極乃止者殆不足道也且自古遐遯之士率多自標其高以爲極致而優游放曠無所用心是雖賢於沒溺富貴終身不返者而去道則亦遠矣今德之之歸也乃取孟氏所稱存心養性者名其所居之室則其留心正學不忘進修之實槩可見矣昔朱子有言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若德之者其庶乎此矣惜乎

史兼疎略其言論風旨無得以考其詳也然其所立之高所存之正亦旣遠過於人而足爲後來之師範矣是以及其孫而有忠成者學於文敬公金宏弼之門茂行篤學克稱高弟是其師友淵源固有然者而亦不可謂不漸於先訓矣盖自德之之世今已二百餘年而人猶慕之不衰士大夫之道南州者必問其所謂存養樓者瞻禮其遺像咨嗟歎息而不能去其遺風餘韻感人亦深矣往在庚午年間一邑章甫搆力建祠以祀德之且以忠成配焉俎豆之事久益不懈而顧以遐遠固陋尚未能請額于朝以爲多士羞

今者竊見　聖朝尊賢重道凡斯文曠典士所願行
者無不樂施臣等以爲此時不可失也遂敢相率以
來請命于闕下伏惟　殿下覽察德之出處本末學
問之致宜爲多士所尊奉特命有司宣賜恩額以褒
獎之使下邑之士得遂尊賢之誠而來者有以觀感
興起不勝大願臣等無任仰首祈懇之至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伏以臣等之來爲請先正臣文成公李珥祠額而其
來也實與一邑之羣士謀盖有可不可之論焉其不
可者則曰此誠大事不可已也雖然此聞國家設令

甲禁疊祠先疊祠而請額者有司者皆格而不行惟
我文成先生廟祠之在郡邑者非一二而皆已前蒙賜
額今吾邑則旣後時矣徃必不得請知其不可而請
之瀆也不如勿請其可者則曰吾先生盛德大業固
度越前儒有百世之功焉是雖此邑而俎豆之可也
况吾邑實先生姓貫之鄉也安可以無祠苟曰有祠
而不得　聖朝之恩額是猶無祠也以吾邑而無先
生祠是鄒魯之鄉亦可廢孔孟之祠也其可乎夫國
家之設令甲意固有在矣必不於吾邑之祠先生而
並以是格之也且夫請而不許有司者之過也可以

請而不請爲士者之罪也士不自盡其誠而違嶷有
司者之不許不可且　聖上容有特恩不可以無請
於是臣等細其不可者而以可者爲善遂相率以來
也旣至京師復聽於搢紳章布者之言則莫爲可不
可之論一如鄕之人而不可者之論顧益盛焉臣等
且疑且憂不知所前卻而業已來矣且惟不盡其誠
而獲罪於斯文是懼肆敢冒昧以進御讀　宸聽惟
殿下垂察焉今之爲祠院之請者必先極言其人
道德學問之實以明其當祀而若其之賢則國史記
之輿人誦之以　殿下之明聖知之亦已悉矣臣等

無容復贅請獨以本邑之不可無再祠國家之不可拘令甲而靳許恩典者爲　殿下詳陳之臣等竊念立爲祠廟以祀聖賢所以致其尊事而崇報之也然其惓惓致隆尤在於其鄉邦是以夫子之廟列於天下而莫先曲阜文公之祠徧於閩中而尤重婺源今臣等固不敢輒擬再於古之聖賢而然其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功實爲吾東方大賢則臣等之邑固亦再之曲阜婺源也俎豆之地宜莫先於此他邑之有祠與否在所不論也且今之爲先賢立祠者各自爲說或以其生於是也或以其居於是也或以其

莅官之地也或以其衣冠之所藏也甚或以其一日之所經過也隨其所在而各自立祠此一人所以有疊祠而其流或至於泛濫而無節矣雖然其德盛者尊之也隆其功大者報之也廣尊之隆而報之廣則隨其地之可祀而皆祀焉亦可也及其至也無所徃而不祀亦可也是以濂溪之蹤不及於桂林而祀焉二程之跡未至於婺源而祀焉今尋之道德功烈在吾東固亦無徃而不可祀者也況其地有必可祀者而顧以疊祠爲嫌而不之祀焉可乎今之郡邑立廟祀尋者固多而其爲必可祀未有若臣等之邑者顧

以其鄙樸固陋也珥沒幾百年而尚未有揭虔妥靈之所矣徃在乙卯年間始克建立祠宇以奉俎豆是宜旋聞于朝以請額號而會値權奸濁亂正論抑遏泯默退伏不敢復有請也今幸 聖明更化斯道休明而若復限於令甲未蒙賜額之恩則是大賢祠廟之在鄉邦者終不得列于祀典以比於他邑也豈不爲斯文之欠典哉且臣等竊念令甲之意實防濫瀆其人不必廣祀而疊祀之則濫其地不必祀其人而疊祀之則瀆若是者固國家之所禁也今以大賢如珥而廣祀之非濫也以姓貫之鄉而祀其人非瀆也

不濫不瀆而猶限之以疊祠之禁竊恐非令甲意也臣等伏見 殿下尊賢重道崇奬儒術凡事關斯文士所願行者可許則許不少靳惜甚盛德也然惟於法令之所不許而特許之然後益見崇儒重道之盛而其於風厲士林也亦非尋常可比矣臣等之所望以來者實惟在是伏願 殿下察臣等所請非出於濫瀆不拘令甲特命賜額以示褒寵大賢之意且以慰其鄉邦之人焉千萬幸甚抑臣等或恐議者以爲國家令甲已定令一破格則中外疊祠者必皆援是而爲請將不勝其紛紛也是則不然臣等之請固亦

謂其人必如尹而其地必如臣等之邑然後可無害
於疊祠而朝家亦可破格而許之也繼是而請者復
有如此者則許之可也不然則亦何難於勿許且尹
之賢世豈多有而顧可謂人得以援之乎此必不然
矣伏惟 聖明更垂睿察焉

館學請留領府事宋時烈疏

伏以臣等竊嘗見周詩白駒之篇其首章曰皎皎白
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
客其卒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見詩人好賢之誠惓惓

深至其留之也至於縶其所乘之駒以幸其終夕之
淹而及其旣去而不可留則又眷戀慕望以致其情
而不能自已焉嗚呼詩人之好賢如此而彼賢人者
乃竟漠然不顧長往而不復返此殆果於忘世而非
君子中行之道也臣等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喟然
感詩人之好賢而恨賢者之太決也今者竊見 殿
下所以待領府事臣宋時烈者則其終始眷眷亦可
謂至矣始時烈入朝未幾輒以妻葬乞歸而 殿下
留之喜勤丁寧敦勉出自至誠而猶恐其不留也則
至令退其葬期以幸其旬日之淹也此雖詩人所稱

何以加焉而乃今時烈遽上章出郊 聖旨勉諭尚
不入來臣等固知 殿下必有所眷戀慕望不能自
已者而時烈初非山林一節之士果於忘世者則宣
不忍決然長往以舍我 殿下也抑臣等尚恐其自
以年老倦於行道而且嫌於旣退復進不欲重入脩
門則是時烈此行未必不爲長往而空谷之駒遂不
可復追也此臣等所以齎咨歎息欲爲 殿下留其
行者也嗚呼儒賢之有益人國家而爲世主所當尊
寵者固自古已然矣乃若時烈無論其道德學問辭
其前後所遭際實有不偶然者蓋自我 孝宗大王

奮發大志覬恢遠圖而時烈實以首盤舊學起自山
林首膺賓師之禮昭融契合曠絕古今而逮至我
先大王擢置三事恩禮不替一世之人仰之如山斗
以其出處隱見爲國家治亂之候者數十年如一日
矣不幸向者羣奸竊柄假託禮論以逞其媢嫉之私
懷驅之於大逆擠之於嶺海加以搒揉擬以刀鋸千
方百計必欲甘心而頼　殿下明聖終始保全得免
於死固已幸矣聞者天啓　聖心赫然悔悟覵其幽
囚而發之內地除其謫籍而還之田廬是　殿下於
時烈誠有大造矣及至今日不謀羣臣不待建請渙

發特敍之命别遣傳諭之臣使疇烈銜御恩德奔走承命及其入朝之日輒賜延對 天顔溫粹辭旨譪然 君臣上下情意洞徹殆無毫髮纖芥有所疑滯乎其間况其禮遇之隆賜賚之厚視諸徃昔蔑有過焉嗚呼此豈特吾東方數千載所未見抑自有君臣以來際遇殊絕未有若此者矣方疇烈之入來也一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儓走卒莫不聳然驚喜而及聞 殿下所以待疇烈者則又相與咨嗟歎息至有涕下者苟非 殿下聰明仁聖不吝改過尊德樂道出於至誠其何能以致此哉雖然人主之於

儒賢其所以致敬盡禮者非苟然也蓋將以共天位
治天職使其展布所學經綸一世也而今 殿下於
時烈乃不能勉留時月以資其匡輔之益則卽其眷
禮雖至亦何補於事哉夫儒賢之於國家一日在朝
便有一日之益況今 聖明更化銳意圖理訏鍚醲
厲登崇俊良四方良庶蓋莫不延頸擧踵仰望朝廷
咸以非常之業隆古之治期于我 殿下而顧今羣
奸濁亂之餘綱紀頹廢政令放紛廉恥喪而禮義壞
士習偷而良心怨朝論蜂起而緩急難劑庶事更張
而損益靡裁當此之時正宜得道德學問之士委以

闒茸贊襄新化雖在山林韋布之賤尚宜搜訪延登
況時烈累朝之所尊禮國人之所矜式巍然爲一代
之元老者乎借令時烈堅臥不起　殿下固將至誠
召致況旣引而致之朝廷之上而乃遽聽其退去豈
不可惜臣等竊聞時烈自入朝以來僅得數次侍講
而其所以講明義理開發　聖聽者已非他人所及
　聖上亦嘗臨筵稱歎而且諭以將講心經蓋以爲
非時烈無可與講此也臣等得聞此事旣相與欽仰
　聖上典學之誠而仍竊惟念我　孝宗大王嘗與
時烈講此書其存養克治之功實有得於討論啓沃

者多矣而今 殿下且將繼述其志事則 聖祖精一之心法庶幾其不墜矣此實今日之第一急務也而此書未講時烈先歸則 殿下雖有興學之誠其誰與將就此臣等之所惜也且 殿下自頃以來側席求賢廣加徵招而四方守道之士尚未有承命者今聞時烈造朝必將洋洋焉有彈冠之心而乃 殿下不能勉留時烈使之浩然而歸則彼草野巖穴之士其亦何所望而至乎是時烈一去而四方賢者皆有遐心也此又臣等之所惜也嗚呼時烈今年已七十有四而其流離竄逐崎嶇嶺海者亦且六七年矣

風霜之所侵薄瘴厲之所熏爍幾何其不溘然朝露哉而乃今髭髪雖改體力尚健聰明精神不減往時此殆天所以遺 殿下以相我國家也 殿下苟不及今圖任使得展布其所學則是儒者之效卒不白於斯世而千載之後尚有遺恨也此元臣等之所深惜也雖然時烈今日之行特以一時偶有不安於心者而初無可去之義也 殿下誠能亟下明旨諭以至意懇切惻怛備盡誠禮則時烈亦何忍不爲 殿下幡然改圖乎抑臣等竊慮時烈或以葬期已近難於徑還則 殿下亦宜假數日之暇使伸其私情而

繼遣近侍聳降恩諭一召不至再召之再召不至三召之必期復致於朝廷之上則其於優容之禮勉留之誠兩得之矣伏願 殿下深留聖意毋忽爲國家幸甚士林幸甚

館學請五賢從祀文廟疏 辛酉

伏以臣等昨以五賢從祀事齊聲仰籲冀蒙採納伏承 聖批辭旨溫諄而特以事體之重不準所請臣等齋伏莊誦相與一喜一憂蓋非獨爲從祀一事也夫世之人主常患不能下士言出於章布之口則不問其是非當否輒皆聽之邈邈矣今臣等所言者固

國之大事也然自視其草莽愚賤不足以動 聖明
之聽而乃 殿下不輕棄絕賜之溫音開示 聖意
之所在是 殿下特推崇儒重道之心以及於疏遠
賤士也即此足以鼓一世之氣而遍天下之情矣此
臣等之所喜也雖然天下之事每患知之不明故行
之不決今 殿下於兩賢臣道德事業與夫宋朝三
賢之事旣日洞知矣而猶且持難於臣等之請是徒
有知之之明而不能施諸行事也其弊將至於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矣此臣等之所憂也蓋臣
等所請者特祀典一事而即 殿下俯仰從違之間

興衰治忽之幾係焉是豈可以不念哉　殿下之諭臣等曰文廟從祀事體至重雖臣等之愚豈不知此而惟其至重也故苟有其人則當必舉其禮而不容於闕遺也亟行以時而不容於遷就也若以事體之重而一切廢而不舉則雖有程朱之賢將不得列於祀典矣從古以來腏食聖廟者又安能如彼之多哉且國家之重祀典所以重斯道也夫所謂道者顧不在於人乎夫惟道在於人也故重其道斯尊其人苟道之所在而不尊其人焉則其爲輕斯道也亦甚矣如是而徒區區於祀典之重而曰我將以重斯道也

則一不亦虛文而無實哉今夫兩賢臣資質之純粹學
問之高明出處進退之正繼開發揮之功固斯道之
所在也是宜尊崇表章觀視百代以爲後學之標準
而以　殿下之深知其人乃反顧惜祀典不思所以
崇報之者臣等竊惑焉　殿下如以爲兩賢臣道德
功烈尚有歉於聖廟從祀而臣等特以愛慕之私尊
之太過云爾則此非臣等之所敢出也夫後學之於
先賢其愛慕而欲尊之固亦秉彝好德之良心也然其
道德有崇卑功烈有大小故其尊之也亦自各有稱
焉苟以其愛慕之故尊之太過必欲躋之於至隆之

地享之以至重之禮而不問其實之稱否則是亦淺之爲尊賢而適足爲賢者之羞矣今此兩賢臣固臣等之所共愛慕也然自朝家亦旣馳之以崇爵矣贈之以美謚矣賜其祠額而予之祭矣褒寵之典亦不可謂不至矣苟其道德功烈止於如是而稱也則臣等亦何敢過爲尊崇必欲躋之於不當居之地享之以不當得之禮然後爲快哉設令 聖朝過聽臣等之言遂擧盛典以彼二臣之賢必將蹙然於非禮之尊而不安也若然則臣等之爲此不惟得罪於國家抑將得罪於二臣矣臣等雖萬萬愚昧亦豈爲此哉

此 聖明之所宣深察也至於宋朝三賢則允非臣
等所得私者蓋其道德之盛淵源之正自有先儒定
論班班可考而從祀之議亦嘗講於 皇朝蓋其中
有追加封爵而陞祀者亦有講之而未及行者而要
之爲天下公論臣等又何敢爲無稽之說哉大抵此
五賢者或生於中國或生於偏邦而世之相去亦遠
矣然其克紹道脉有功聖門無愧乎從祀之典則固
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前代之闕而不舉 列聖
之靳而不許者已是斯文之曠典士林之所共恨而
今以我 殿下銳意文治崇獎儒術之盛猶且諉以

童大擔閣不行則是斯文之曠典無時可舉而士林之恨滋益甚矣此臣等之所以連章叫閤必欲得請而後已者也 聖明如以臣等之言爲孚信則惟願歷詢廷臣博採公論決意行之實光前之盛舉而吾道之大幸也臣等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館學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疏 壬戌

伏以臣等昨伏聞領府事臣宋時烈因承旨李玄錫之疏留劄出城還尋歸路臣等相視錯愕隕心失圖旣又得聞玄錫疏語則雖寂寥數行而潛藏機牙引惹釁端誠有巧且憯者臣等益不勝痛心焉嗚呼儒

賢進退繫國家治亂安危者固自古而然矣乃若時
烈之於今日則尤有甚焉目今朝綱墮地百爲俱弊
歲飢民困怨讟日甚而變異稠疊天意難測非常之
禍若在朝夕當此之時非得大賢在朝秉公議引綱
維上格 聖心下匡朝政則國不可爲矣環視外內
可以任此責者捨時烈其誰也肆惟我 殿下至誠
側席諭召頻繁卒使時烈感激恩眷起而造朝一國
之人咸仰 殿下之盛德而望時烈如望歲焉舉欣
然引領曰國其庶乎是時烈雖不發一策進一言而
已自有泰山喬嶽之勢矣不幸今者憸人甚之使其

坐席未煖而蒼黃去國此正猶垂死之病幸致俞扁而當門之狗迎吠而逐之也不亦痛哉雖然此非獨一玄錫所為也自夫羣小失志怨憤日積而 聖明在上無自以逞玄錫之為此疏亦豈不知其不足以間 聖上恩禮之重哉而特以時烈平生難進易退雖有一微釁亦可使不安而去也故其意之所急者在此而雖知以是獲罪亦不恤也今者玉堂之臣既論玄錫之罪而 殿下特下備忘而斥罷之矣然時烈終以是去國則憸邪之計固已得售矣彼玄錫者雖剸戮之竄逐之亦何及於國事哉臣等伏聞 殿

下於昨日連遣近侍及重臣追及時烈於郊外勉留
其行而綸音惻怛感動鬼神誠禮之重固無以加矣
然臣等尙慮時烈介石之志未易遽回而 殿下又
以追致爲難或寢召命則是時烈之行遂成長往而
不可及矣此臣等之所懼也夫時烈以三朝大老受
恩深重身雖在野而心未嘗不在於 王室矣今之
來也雖未知其必有以計而若乃決然還歸不俟終
日則必非其本心也有 殿下益篤誠禮有加無替
日遣近侍重臣絡繹趣還則時烈亦豈不幡然改圖
以承 聖上之意哉伏願 殿下深留聖意毋忽于

萬幸甚抑臣等又竊惟念人主之於儒賢致之固難而用之爲尤難詩不云乎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古今之通患也今 殿下雖得召還時烈而苟不能虛己仰成舉國以聽一如 孝廟之世則臣等竊恐時烈終不爲 殿下留也然則 殿下之前後勤懇縻以恩數者適足以病時烈而卒無補於治亂之數矣此又豈臣等之所望哉更願 殿下毋徒以召還爲能而更加意於此實國家之福世道之幸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代永平儒生請玉屛書院賜額疏

伏以儒賢之廟祀書院本出於多士之景慕而有國者又必加意獎成視其道德之崇卑以施恩典而褒崇之所以尊賢尚德風厲士林而興儒化之本原也惟我國家文敎大盛八路郡邑宗儒之祠碁落相望而其得宣賜恩額列于祀典者又不可勝數其亦盛矣惟此永平爲邑實屬畿輔近地顧以土地荒僻民俗樸陋儒學之盛不足比他郡邑而亦嘗有先賢祠廟以爲一邑多士所瞻依久矣而尚未乞賜額之恩以稱其崇奉臣等竊恨其固陋不敷肆敢具列其實以請命于朝惟 聖明垂察焉蓋臣等所祀者卽先

正臣領議政朴淳淳之道德崇庳臣等誠不足以知之然竊嘗聞我　宣祖大王嘗下教褒之曰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八字綸音炳若日星雖窮鄉末學亦能誦而傳之昔宋太史黃庭堅稱周茂叔之爲人曰光風霽月而謝良佐之稱胡安國擬之於大冬松栢夫以　聖祖之明其於臣下之賢否知之可謂深矣而其所以褒奬淳者髣髴於斯二者則臣等固不待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其爲間世名賢也旣又就野史家參究觀其平生行事又皆光明磊落足以垂世範俗蓋嘗我　明廟季年善類始稍登用而尹元衡以乙

巳元兇託肺腑之親據位秉權其勢猶張人莫敢正
言逐之而淳乃倡率兩司發其宿姦竭誠力爭感回
天聽遂使姦黨屛黜而朝廷廓然清明逮至 宣
廟臨御淳則進秉匀軸正色立朝屈己下士深知文
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之賢悉力推轂與之同朝議
其一心惓惓唯在於恢張清議扶護士林以厝世至
治故一時善類翕然歸心以爲宗主及至朴謹元許
葑之構陷李珥也舉朝媕婀莫敢以一言明是非而
淳獨慨然發憤列奸欺之情而白其誣使邪說不得
售而 聖聰不得蔽於是羣憾四起身且不容遂決

然勇退終老丘壑視卿相之位如棄弊屣此淳立朝
本末也蓋自乙巳以來士氣斬伐銷鑠正論詘而不
伸儒化廢而不興者幾數十年矣至淳首發正論掃
除姦兇而善類始得發舒其氣爲士者乃敢訟言君
臣父子之道而淵然有向道之志於是栽培扶植以
迄于　宣廟之盛而清議益張儒術大明藹藹乎慶
曆元祐之治者皆淳之力也其扶樹斯文之功誠可
謂偉然而其出處之節明白正大又如彼是豈無所
本而然哉臣等竊聞之淳天資既異而蚤受學於文
康公徐敬德之門得聞性理之說精深透悟同學者

莫之先又嘗尊事文純公李滉而與李珥成渾爲莫逆交切磋講論以就其學是以其操存之篤也則冠帶必正儀容必飭終日對案儼然若對越神明也其制行之嚴也則介潔自持鯁直不入於家苞苴不及於門也其成德之粹也則望之瑩然卽之溫然平坦樂易終日不見崖異之行也其教人之切也則曰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彝倫事到底順理卽此是道然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凡此皆淳之所以爲學而其出處事業實本乎此非苟然也夫惟 聖祖之褒大矣人莫敢跂評而一時諸賢所以稱道推

許者又甚廬李滉則曰炯如一條清氷對之神魂頓
爽李珥則曰忠清潔白表裏如一奇大升則曰剖析
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而後之君子又引大雅所
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而稱之則其資質之美德
學之純益可見矣夫以淳之賢其爲後學尊慕固無
遠邇之間而臣等所居之邑則乃淳晩年退歸之地
也及其沒而又葬於是焉則杖屨所及衣冠所藏覲
感瞻慕尤有甚焉此多士所以立祠崇奉而在 聖
朝亦宜垂恩褒寵以慰學者之心也伏願 殿下深
覽淳道德學問之實察臣等所言非誣明詔有司之

臣賜以華額以彰國家尊賢尚德之意不勝幸甚臣
等且竊見淳同時有臣李義健其人天資沖澹褆操
高邁生於綺紈而恬於利欲富貴榮達無所入於心
要勢之塗未嘗一投足而居家孝悌律己恭儉又大
過於人嘗世之名卿賢大夫莫不嚮風慕義而淳及
李珥成渾尤與之親善交相引重然前後剡薦輒辭
不就間以親老暫屈而非其志也故相臣李恒福請
加擢用以礪衰俗遂超秩授官而竟亦不拜優游山
林以卒其身此誠一世之高士而論者以比漢之黃
憲徐穉亦不爲過也臣等竊意以爲義健之行義高

潔既可以廉頑立懦而其平生游息多在臣等之邑遺風逸韻人猶慕之不衰今宜追配淳祠以享俎豆之奉而顧不敢專輒敢因請額之疏而並以是爲請焉伏蒙 聖明俯垂睿察而不以爲不可則亦一邑多士之幸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諫院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劄 癸亥

伏以禮莫大於喪紀喪莫重於服制是以聖人爲之冠裳衰絰以別其戚疎以表其忠愛蓋所以則乎天理盡乎人心而厚倫紀之本也於是而有不備焉則情文乖舛儀則虧缺而喪紀無以振矣然在委巷家

緦功之服尚然況於邦朝大禮君臣重服而莫可以
或苟乎國朝五禮儀百官服制最爲苟簡不合古禮
中間雖稍經釐正然袍帽之制猶襲前陋而衰絰之
禮終未復古蓋自己亥以來凡有大喪儒臣章甫輒
以是爲言而卒莫能見施因仍訛舛以迄于今識者
之慨恨久矣乃者天降大割 聖母禮陟上下大小
莫不攀號哀慕咸懷靡及之痛其所竭情盡愼致其
敬而誠若者唯在於送終之際矣顧此服制之苟簡
將亦免仍舊臣等之愚誠不能無恨欲望 殿下特
推孝思深惟禮意克加釐革以復古制庶幾使人情

無憾而　聖孝益光焉大抵此事本非難行而自前每以變更舊制爲嫌不則以倉卒未遑爲諉此昔有不然者自昔國家典禮其始率多疎略未備必待後王繼作漸次修改以歸于正且如國制卒哭後烏帽黑帶行之二百餘年而　宣祖大王乃因一儒臣建請決然釐改遂以白衣冠終三年其爲變更也大矣然當時不以爲嫌後世益仰其孝此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且此服制苟曰無害於禮而不必改則已如其非禮則斷而改之只在一指揮間耳雖在倉卒亦何所難行而顧可以未遑爲諉乎平素之曰旣嫌於

預講而倉卒之際輒議以未遑則累百年詭異之禮終無改正之日矣此豈事理也哉伏願　殿下更加留難亟命有司稟旨舉行俾邦禮得以歸正而後世永有所遵行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玉堂應旨劄　甲子

伏以臣等竊見今日國家大命將傾危機交迫而兩月以來變異尤劇臘雷地震相繼告譴今茲孟春之月澄虹又貫日矣臣等雖未嘗涉五行之傳習災異之說而若乃天人之所以相感應美惡之所以相流通休咎妖祥之所以必從其類則粗聞古聖賢緒論

而決知其不可誣也以是而觀乎今日則禍亂之原雖伏於冥冥而敗亡之形已著於昭昭此非必智者而後知之雖婦孺愚賤亦皆知而憂之矣宜 殿下惕然警懼震乎淵衷亟降哀痛之教以求助乎臣隣也臣等備員經幄識慮疎淺誠無欲論長策可以裨
聖明之慮贊修省之實而苟有一二所見亦何敢不盡其愚第伏惟念今日之事蓋無所不弊而政令之不衷用舍之不公民之困苦財之耗蠹典章之廢弛論議之頗類若此類不可悉數而臣等願未暇選及請獨論其大體之所以失而衆弊之原因可見也臣

等竊謂天下國家之治未有不以奮厲而興篤實而
成嚴重而立者蓋刻意發憤趨事赴功謂之奮厲敦
本尚質著誠去僞謂之篤實蕩滌煩碎總持體要謂
之嚴重奮厲則有爲篤實則有功嚴重則能久三者
具而後治道乃成歷觀古昔聖帝明王與夫英君霸
主雖其操術有高下成效有大小而其不能舍此而
爲治則一而已矣今 殿下以明聖之資承 祖宗
之基臨政願治亦旣勞勤而綱紀不張功緒不立民
愁兵怨財粟殫亡至于今日百弊俱興而危亡垂及
者 殿下亦嘗思其故乎以爲 聖躬有未修則勉

騁田獵聲色貨利之欲凡前代帝王之過失舉無有矣以爲任用非其人則當世名勝幾盡登進而姦邪同譎貪縱放肆者亦未見其人矣以爲擇術不正論治不高則 君臣上下未嘗不高談仁義動引聖賢而誠意正心之說洋洋乎盈耳矣然而至此者豈非立志不能奮厲行事不能篤實而國體不嚴重之故也國家自創始以來今已三百有餘年矣歷歲既多屢經變亂蠱壞衰圮其勢已極而 殿下以眇然一身乘極弊之運當艱危之會其事有至難而其責有至重是必恢弘開拓洪拆蕩洗如創業之君改紀易

皷舞廢補弊如中興之主然後乃可以振積衰之勢
挽垂亡之運而無墜 祖宗之大業矣此豈苟且之
行因循之政所可爲哉而乃今 君臣上下相與爲
姑息循循而處旋旋而作未嘗奮發淬礪奔走驅驁
以拯頹綱掃積弊爲心而雍容暇豫如在平世了無
一政一事眞能透徹做得眞能大段更革而徒見彌
文日盛儀物備具若可以賁飾治教彌綸世道而其
流或至於長浮靡而傷簡朴矣論議日滋聲氣頗廣
若將以激濁揚清分別是非而其弊秪足以助浮議
而妨實事矣以至於用人則專取聲望辭采置諸前

列而眞才質行或在所遺而不恤也行事則動引體例規式不敢踰越而 祖宗良法或反廢棄而不省也甚者乃或不深知其人才能賢否而姑使之以嘗其或效不的見其事便否利害而試爲之以幸其或成或以一人言行之而一人言罷之或朝下其令而夕已收還或細故也而爭論不已或小過也而劾核太苛利有至微而惜之已甚事有至小而察之已詳大抵非苟且踈率則煩苛瑣屑徒使良玩其法下苦其上而體統遂不尊綱紀遂不振此其爲不能奮厲篤實嚴重之大端而如欲歷指其實則雖終日言而

不可盡也蓋此三者其弊若固惟其不能奮厲故委靡姑息偷過目前而事皆無實矣惟其不能篤實故浮泛脆弱秖益細碎而體貌不嚴矣此固理勢之自然而使今日國家藝溺傾頹莫可振救者皆此之爲也雖然此非今日一時之故也亦非 殿下一人之過也規模之所因襲風習之所薰成上下之所漸摩其來固已久矣然 殿下既已當此時而居其位任其責則一變前轍汛掃弊習策厲羣下大振頹俗夫孰非 殿下之事哉而今直爲此泄泄拱手安坐以聽其自然此臣等之所大悶也夫以 殿下之聖高

世主之心亦豈不欲奮發志氣力行實事使國體尊嚴而治道大張哉特以理義之充積未甚厚浩氣之培養未甚盛故私吝之萌宴安之習輒易以乘之而卒未能脫拘攣之私破因襲之陋也是以嘗欲節儉省約以紓民困而內帑之私財猶未罷宮家之設屯猶未去主第之間架猶未大減其所自奉雖極貶損而亦猶未若夏禹之惡衣菲食衛文公之大布大帛也亦嘗飭厲羣工加意懲勸而糾摘責罰常施於庶僚而大官失誤鮮有被嚴旨者尉寵褒擢多在於高位而疎賤賢能不聞有遴拔者則警責激勸之道實

有所未弘矣亦嘗數接臣隣咨訪庶務而至於越次召問非時獨對以觀其才能引入臥內開懷款語以通其情志未見有如古帝王之爲者則是不能推誠待下使人人得以自盡矣至於經筵講讀所以進學而成德則尤不可應文備數爲也而亦未嘗反覆極論紬繹疑義以究其歸趣而只一次誦讀略論文義而罷則此何足以開發 聖智將就 聖學而克造乎光明緝熙之域哉推此以往凡事盡然大率皆因循舊規修飾邊幅周旋於法文之內而至其度越常情聳動羣聽之舉則絶無有焉此所以羣下承風相

率而爲姑息之行便安之圖而靡然至於今日者也
以此言之則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從善無敢膏澤
不下其去縱慾敗度者幾希矣朝臣雖無蔽固貪縱
者而百職不修庶事廢曠將與羸國病民者同其歸
矣論治雖高擇術雖正而空言無實治體未立又不
能與刑名雜霸之能致富强者同日論矣此特鍾湯
粗安變故未生得以苟延歲月耳然猶人心渙蕩國
內洶洶若不能朝夕脫有風塵外警寇敵乘釁則土
崩瓦解直在俄頃之間以國家今日勢力其可以祇
莊此乎臣等言念及此心膽墮裂不知所以爲　殿

下諜也嗚呼 殿下自卽阼以來遇災而懼亦非一二而危亡之慮固未嘗弛於心矣然臣等輒敢妄謂 殿下尚未能眞知災異之可畏而危亡之可憂耳不然豈其十年臨政而因循姑息訖無所振作若是之甚乎臣等不暇遠喩且使 殿下誠知異日親罹禍變 宗社播越如壬辰 君臣危辱如丙子則彼內帑之私財諸宮之設屯主第之閭架必不暇靳惜而 聖躬之所以自奉者必不但如今日之貶損矣其所以飭厲羣工警責而激勸之者必不如今日之苟簡矣其所以引接咨訪推誠待下者必不如今日

之疎略矣其所以開筵講學求以明理而進德者必不如今日之悠泛矣齷齪之常規必不暇因襲而區區之邊幅必不暇修飾矣惟其不然雖知災異之可畏而或意其不必盡驗雖知危亡之可憂而或意其不必及於目前故內不免牽制於私意外不免拘滯於陋習姑息媮安以苟冀無事耳然變不虛生禍出不虞危亡既及雖悔莫追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今天怒亦既甚而國之蹶也且無日矣 殿下於此其尚可以恬嬉怠豫而不汲汲遑遑以圖其後乎古人有言曰知得如此

是病卽不如此便是藥然則爲今之計者無他亦一
反前日之爲而已臣等伏願 殿下自今日以往慨
然發憤刻意厲志視時如大敵犯境干戈搶攘自處
如播越草莽危辱泥露凡乘輿服用供御之具皆以
是爲率無或爲宴息安逸之計而日進大小臣僚于
前親諭以禍亂之必至國亡之無日宴安之不可懷
　宗社之不可忘飭厲感動交警不懈一意以劃革
弊政拯濟民生爲事而絕無毫髮餘念參錯乎其間
亦無須臾之隙得以遷延自便凡文具外飾無益實
事者倂刪近規有妨遠圖者與夫冗官冗費一切淘

淫之蠹煩碎苛細不急之政悉皆蕩滌掃去務從簡儉質實以革偷靡之俗專以實心行實事用人則必取其實才聽言則必求其實益事惟無作作必稽其所終法有不立立必要於可行守之以堅確持之以久遠不爲浮說所遷動不爲小利所搖奪則習俗可變綱紀可張而衆事之弊因可得以漸去矣雖然此事言之非難行之實難苟 殿下本原之地所以充積理義培養浩氣者未有以大勝於前則其亦卒於怠惰不振而無以濟事矣臣等更願 殿下於古聖賢所謂精一克復存養省察者深留意焉先從吾方

寸念慮之間辨别其天理人欲之幾善端必擴而纖惡必除常使此心卓然清明不爲物欲所侵亂而陽剛之氣浩然而不可禦則於凡天下國家之事所當然而可爲者決之必勇行之必誠守之必確而向所謂奮厲篤實嚴重之道於是乎無不盡矣盖天下之事必本領旣正大數旣得然後庶務可整而衆弊可去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不敢毛擧細故以應明旨而輒以國家大體爲言誠以爲由今之氣象規模而無大變更則雖奇謀輻湊衆弊日陳亦徒爲觀聽之美而無益於實事是以雖於國計民憂邊事之切急

者亦不暇及焉惟 殿下深察其所以然者而勿猥
視以備禮塞責之言終始屢省而力行之千萬幸甚
臣等抑又念天道十年一變而歲行六十其數窮矣
變則通窮則復此乃數之必然理之自然而人事之
當然也今我 殿下即阼已十年而今年太歲又當
甲子此正天道一變之會六十數窮之運而亂極思
治傾否回泰之時也理數之推盪氣機之回斡亦將
人事諶信往復其機俱在今日然則今日者尤 殿
下不可失之幾會而於此蹉過則天命人心其將大
去而不復反矣豈不益可懼哉惟 殿下惕然深念

乎玆無失此幾以貽他日之悔焉臣等且伏見 殿下深以朝著潰裂論議乖激爲憂敎書下者切戒羣下使之痛革前習務臻寅協嗚呼羣臣不肯不能同心一意以承國事乃爲我 殿下憂雖一死不足以贖其罪矣然臣等亦願 殿下毋徒以惡朋黨爲心毋徒以戒勵禁切爲事而圖之以大公臨之以至明凡於論議之從違人物之進退一以其是非枉直而無或有偏黨反側之私則羣臣雖不肖亦豈不洒心易慮同歸蕩平以承 聖上之休旨哉此又 殿下之所當加意著也伏惟倂垂財察焉

玉堂請召還奉朝賀宋時烈劄

伏以臣等昨伏聞奉朝賀臣宋時烈甫訖撰誌輒有歸志 殿下旣特遣承宣繼又親賜延對以勉諭之臣等竊意前席咫尺 天語勤懇誠意所感必有以挽回遐心矣今者得聞時烈已於昨夕留劄出城今曉遂發向前路云臣等相顧失圖竊不勝愕然憮歎也夫時烈此來本非有久計而今日之歸重以私情甚切則其志浩然固有不可遏者而顧今國勢荒綴日甚一日 殿下又方煢然在疚凜凜憂危盖嘗仰觀俯察顧瞻中外殆無尺寸可恃之勢當此之時雖

草野遺賢猶當招延羅致求以自輔況此旣來之大
老乃不能使之久留而聽其遂邁退歸則豈不可惜
哉時烈平生難進易退而今又以仵致之故不欲還
留京鄉參與朝政然臣等竊聞古人有言曰虎豹在
山藜藿爲之不採夫以今日時勢之憂危大變之荐
疊而禍變之作未知所自設令時烈不發一言不建
一策而使其嶷然在朝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矣況其
進乎是而有大事則咨詢有大疑則就決諸大夫國
人莫不有所矜式一以爲蓍龜一以爲繩準固無所
不可則其爲益顧豈淺淺哉此臣等所以深惜其去

必欲爲 殿下留者而即 殿下前後勉留誠禮旣至固無容復贅矣抑臣等尚恐 殿下以其行漸遠而遂怠於凝竚其志難回而遂疏於纔召輒復爲 殿下惓惓言之仍又竊記昔年庚申冬時烈造朝未幾旋出西郊久而不還我 聖母特降諭召辭旨懇惻時烈感激承命即日還朝矣今我 聖母弃宮在殯因山尚遠苟使時烈追念當日之遺旨則必將有遲徊眷顧不忍決去者矣 殿下誠更以此意惻怛申諭則時烈雖已在途亦豈不惕然動心飜然改轍以承 殿下之至意以答 聖母之舊眷乎伏惟

殿下深留聖意益篤誠禮必期召致以濟國事不勝
幸甚

陳所懷仍乞遞職疏

伏以日月遄邁我　聖母卒哭已過臣民攀號大小
同情仰惟　聖上孝思罔極煢煢哀慕無有窮已矣
然念節哀以順變聖人至訓禮經載焉惟　殿下勉
抑至哀俯循中制以爲　宗廟社稷保護　聖躬實
微臣區區之望也臣又竊伏念我　聖母至德塞淵
母儀克彰陰功慈化洋溢國中而即其宮庭之內孰
度益飭檢束嬪御杜絶私徑使內寵無所啓而女謁

不敢行者雖非外庭臣僚所敢盡知而符驗之著蓋亦昭昭 殿下所以憑恃奉承克正內治而不至於勤 聖慮者實由於此矣及至今日則宮中之事皆當爲 殿下之憂臣愚妄慮或恐 聖明視聽有未周防檢有未嚴而阿保僕妾之屬漸弛其畏忌馴至於緣恩售私浸淫蠹蝕以爲 聖化之累欲望 殿下加意照管嚴其防閑杜其微漸使我 聖母餘教遺範終始不墜惟 殿下勿以臣言爲過計之憂而深留睿察幸甚且伏見 殿下自去冬違豫停廢講筵今已半年有餘雖 聖學高明至誠無息而理義

浸灌亦不容少曠今臣以後謂宜照例開筵而藥房
之臣尙慮 聖體未安請且仍停視事臣意法講雖
未便開亦須於便座數引儒臣以資啓沃蓋此一事
自是 祖宗朝通行家法前後言者頗亦以是爲請
而訖未見行此 殿下徒拘邃嚴苛禮而 君臣之
際不能親猶父子也臣竊恨之況今 殿下方在恤
宅自過朝 慈懿殿外終日獨處只有宦侍在側竊
想 聖情廓然益難自遣若於此時召致一二儒臣
於前略去禮貌從容開懷與之講論經訓商確政務
則不惟開廣聰明兼亦疏暢壹鬱緝熈之功節宣之

方其必兩有所益矣惟 殿下留意行之以盡與學
友臣之義不勝幸甚臣以庸陋備員論思久不獲登
講筵而承顧問夫焉愚忠不任耿耿今庶幾數近
淸光以奉玉音而顧臣自今歲春初重嬰疾病證兆
危惡根柢深痼屬當 上下哀遑之日不敢告病黽
勉奔奏而筋力殆盡蔑有餘遺矣自昨疾勢大作火
升痰厥頭暈目眩腰脇牽痛俯仰俱妨呼吸喘促頻
悶欲絶凡此皆素有之證而因之以勞傷重之以寒
感襲轉增劇視前倍蓰節者歸自直廬輒已委頓不
起不惟目今氣力決難供職抑恐調治失時遂至難

醫備蒙 聖明俯垂矜許褫閒散俾得杜門將息專精藥物幸復爲完人則異日更備器使或可報效於萬一矣臣妄懷忠款兼迫私懇敢併瀆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察臣微誠憐臣甚病許其言而遞其職公私實爲兩幸臣無任懇切祈祝之至

辭副校理疏 乙丑

伏以臣自前月以來狗馬之疾甚重不堪奔走供仕旣幸得遞職名庶幾任便調養專精醫藥得免於顚隮矣不意玆者遽有此新除臣誠狼狽惶悶不知所出也臣本稟賦虛薄早多疾病年方壯盛羸悴特

甚居常懍懍不敢自比於恒人矣徃年奉命嶺南驅馳跋涉四千餘里觸冒瘴毒衝犯風寒其所受傷蓋不可勝計而歸後迫於職事不敢言病黽勉供劇輾轉積傷纔過大政疾遂大作委身床褥不省人事者殆閱月矣中間乍出遂致添劇種種證情有進無退今亦不敢一一縷列以溷 天聽而最是火熱極盛頭瘀用事吐血無數眞元大耗飮啖日益減損肌肉日益銷削醫人見者皆以爲根柢深痼證兆危惡矣今不治將不可爲臣亦自惜身命竊擬一二年休官調養以尋生路區區此計蓋已審矣今若貪恩畀義

强起從仕馴致疾勢益谻終至於死亡而後已則螻
蟻微命雖不足道亦豈不有累於 天地父母好生
之仁也臣素病之外尤有難安情勢竊伏聞頃日筵
中應敎臣申暻因論臣父請罷史官之失而輒擧臣
直廬中酬酢語以爲之證云臣於此誠不勝驚駭惶
汗置身無地也夫學儒誘妄之擧湖儒醜悖之說臣
固不蹷於心而對人言之亦多則暻之所陳蓋亦不
誣此豈獨臣意爲然哉臣父之意亦未嘗不如此矣
然其請罷史官自有曲折初不與此意相妨則此豈
可爲證明之端乎暻誠欲救解史官則直據已見論

其是非得失亦何所不可而今乃攙引臣語作一大
證有若執券而取信藉口而取勝者抑何意也夫舉
子證父雖在閭井爭訟之際猶以爲不可況於一君
父至尊之前爭論朝廷大議而顧可以爲此乎雖其
意非出於直斥以異論論議異同之語本不當舉擬
於父子間而今其言如此則其爲紕繆害義豈不甚
哉然此事在畢不過一時言議之乖舛而在臣身則
實爲非常難安之境界況其曲折人多未詳而異論
二字傳播或廣聽聞疑惑辭說紛紜往往歸議於臣
身末俗嘵嘵難以戶諭臣誠無狀遭此境界自分杜

門咋舌不復干與於時論其何敢舉頭抗顔揚揚出
入於言議之地重貽當世之譏議乎伏乞 聖明憐
臣疾病之沈痼察臣情迹之跼蹐亟遞臣職俾得專
意調養以延微喘守分屏蟄以安私心實 聖主曲
遂萬物之盛德也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疏 丁卯

伏以臣以駑劣之資綿薄之材蒙被濫恩夤緣幸會
立朝四五年間驟躋下大夫之列逐隊隨行無毫髮
裨補居常負愧以榮爲懼不意玆者又叨諫長新命
則驚惶震惕抑又甚焉蓋臣之愚憨其於任職居官

論大小閒劇固無一稱焉而至於臺閣之任則自度風采骨鯁尤不若人雖欲磨厲朽鈍抗言正議以無負職責而決知其不能矣况於一院之長地望自別責任尤重而使如臣者抗顔冒居主張論議則豈不亦大爲淸朝羞也且臣竊伏念國家之置臺閣固使與廟堂相抗蓋有廟堂之所是而臺閣以爲非廟堂之所賢而臺閣以爲否者則彼此同異之間頡頏劇切蓋多有之矣而至於廟堂有過失惟臺閣得以指陳論劾則其在朝家事體又安可使爲廟堂者之子弟處於與廟堂相抗之地而責之以論議可否無所

嫌忌乎此不但理有所不可亦勢有所不行也臣見其如此故曾在出身之初忝爲憲職將此事理具列於引避之辭而朝廷不深察其然其後輒復屢除臺職臣亦不能固守初見聞不免一再行公而亦只泯默噤口如木偶人而已矣近始得見宋史元祐初范祖禹擢拜右正言以其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遂改著作郎自後終公著在位不復爲諫職夫以祖禹之端亮方正學識言議在當時實爲臺閣之極選而其於公著特女壻耳猶且引此爲嫌不居諫職此可見古人處義之不苟而其時朝廷亦許其遞免不

復以是職相處豈不以此事實關國家大體不但爲一人之私也臣於是始信前日之所引以爲嫌者初不悖於古人之義而即論其身所處則又不特古人之比獨恨愚淺之見守之不固而又未蒙朝廷垂察處之得所終使國體私義交有所傷此臣之罪也雖然旣往之失不可再踵而前事之善後所當法臣於今日決不容復入臺席遂忘古人之義而重傷國家之體區區此志蓋已自斷仰惟　聖明仁恕亦必不以事理之所不可行而責之於臣下也誠願　殿下特垂鑑察亟許鐫臣職名仍命銓曹勿復擬臣於臺

職其在公私事理實爲兩幸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應旨疏

伏以聞者變異洊劇天戒赫然 聖心震驚哀敎切惻廣求忠讜之言思救危亡之禍臣誠智慮淺短自顧無以仰裨明旨而亦嘗出入侍講受恩深厚苟有所懷亦何敢不盡臣竊謂災異之作未必便亡人國唯遇災而無恐懼之心則國亡懼災而無修省之實則國亡若殷宗之桑穀周宣之雲漢因此警懼增修德政則不唯得免於危亡而遂致中興之盛焉世之人主遇災異者多矣而患不能如二君之眞知警懼

實心修省故災異之作不但一見再見而至於累見
焉如是而猶不知變則禍亂遂至而國以亡矣嗚呼
可不戒哉今 殿下卽阼以來數十年間旱暵水潦
之敗風霆霜雹之災星象之異氛祲之孽人物之妖
比歲疊見以千百數每當變異 聖心輒爲警動罪
己求言之教畏天憂民之語一歲之中亦旣屢下蓋
以旣往之天變言之則失道之徵敗亡之象固不待
今日而已著矣以前後之 聖教觀之則警懼之言
哀痛之辭亦不待今日而已至矣誠使 殿下自初
遇災眞能省愆修德改紀立政一如前後 聖教之

言者則上穹宜已底豫災沴宜已消滅而中興之盛
雖以上比於殷宗周宣可也何至今日復以災異爲
憂而重煩十行之教以求助於臣隣耶臣於此有以
見 殿下於前日之災未必眞知其可畏而每歲所
下 聖教亦未必出於誠心耳然則今日之天災雖
如此之甚臣又安知 殿下之畏之也不過如前日
而所謂哀教者亦秖以應文具備故事而已耶夫以
殿下十數年之政不能上當天心屢致譴告前所
謂警畏修省者卒無其實則天怒之所以日與危象
之所以日著實由於此矣而今又柰何欲但以前日

所爲文具故事者應之而已耶人有恒言人雖可欺
天不容僞臣則以爲天固不容僞而人亦不可欺也
是故近歲哀敎之下羣下視爲尋常四方聽之漠然
絶不有起而應者知 殿下初無誠心也人情如此
天意可知 殿下於此其亦可以自反矣臣請自今
以後毋徒恃言語文告以爲應天動人之具而深留
意於根本切實之地孳孳汲汲日有所事務有以上
塞天意下副民望則災沴或可消弭而禍亂猶可及
救矣蓋臣所謂根本切實之地者無出於 殿下之
身心而朝廷之得失民生之休戚俱係於此於此不

用力爲而徒營營馳騁於事爲利害之末欲以修政
而致治天下無有是理臣竊觀　殿下聰明疏達蓋
出寬温仁恕甚厚勤於政事愛民而下士聲色貨利
馳騁弋獵一無所嗜好以此言之則　聖心宜無疵
瑕可指而　聖躬宜無闕失可議矣然古之聖帝明
王不以其生質之懿德美之盛爲可恃而必務有以
講學明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爲不以憂勤庶政恭
儉自制爲善而必務有以秉執大道建立皇極焉不
以苟免顯過不縱嗜慾爲貴而必務有以克去偏私
滅除纖惡焉此堯舜禹之所以精一執中爲傳天下

之要誠而大學所以格致誠正爲修齊治平之本也
今 殿下雖嘗勤御經筵不廢講學而 聖志所存
初未有一定規模卓然以古帝王爲法而求必眞知
實踐以造乎天理之極致是以臨筵講讀專尙簡默
絕不肯虛心遜志反復問難究極理趣以資開益辟
筵臣屢以爲言而終未見聽納臣始謂 殿下天縱
聖智默契道妙是以低視羣下以爲不足俯問不然
則 聖心護短或恐問難之際羣下有以窺見淺深
而遂靳於下問故輒敢以大舜之好問好察顏淵之
問寡問不能反復引譬開廣 聖心矣及後屢登講

所熟察病根則始由 聖質明銳而沉潛不足其讀
聖賢經傳略綽講解便謂已了卻不知其中有無限
合理會無限合玩味處是以於其所當疑者初不會
致疑既不會致疑則雖欲問入而亦未見其有可問
也臣竊料 殿下之病實在於此此病不除實効入
道蓋不惟讀書一事爲然推此以往於凡日用應接
機務之得失臣僚之賢否言論計議之同異是非所
當一一講究者率不能深思明辨以致窮格之功而
求至理之所在焉此雖 聖質明銳之過而亦由立
志不篤求道不誠苟流徇於淺易膚末修飾外文而

不深致其方以爲此猶可以爲帝王之學而自高於
世主耳盖 殿下講學之功其究不過如此故方寸
之間念慮之發所謂人慾而當去所謂天理而當存
者察之有不精決之有不勇而因仍苟且之際偏私
係吝之端遂不勝其多焉則又從而掩匿覆盖欲使
人不見是以 殿下之心不能表裏洞達隱顯融徹
如靑天白日而其所自欺而欺人者亦時有之試以
一事言之日昨憲府之啓以禁中營繕爲言 殿下
謂其傳聞爽實而猶且優容奬納不以爲忤臣始讀
批辭竊喜 聖明虛心納諫之美而且意憲臣所聞

果不能無誤也既又聞近日禁中實有營繕之事工
師之求大木者頗亦出入於閭巷間而臺啓所謂召
匠輸材必趁早暮果非虛語云以此觀之則 殿下
前日之批特遯辭以自諱耳初未有虛受聽用之實
也臣不意 殿下之不誠不信至於如此也念此一
事在 殿下本不爲大段過擧而憲臣特隨聞論啓
以效臣救之義 殿下所當開示實狀謝過以自改
而已何必深諱其事以有爲無以實爲虛而重自益
其過乎夫人主一念之微或有不誠而人得以見之
固若十手十目所指視而不可掩矣况此之爲不誠

不特一念之微而已 殿下曾以是謂可以欺羣下乎羣下可欺而謂可以欺上天乎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今 殿下方御畏天戒下教罪己以示警動之意而內興不急之役外爲遮障之辭以自欺而欺人彼及爾降監之天又安肯信 殿下之爲而回怒爲豫轉災爲祥乎向者李徵明之疏重觸天怒其時 聖教專以戚里一款爲罪而其下一事則直諉之於傳聞之謬此事有無元非外人所敢知而閭巷之間傳說漫漫皆以爲宮中實有其人而

殿下諱之且謂　殿下之怒徵明實在於此事而
旣在所諱故不得以爲罪且以他事罪之臣意以爲
後宮近幸設或有人苟能貫魚順序螽斯有慶而無
盛色蠱心之患偏昵啓寵之譏則是亦何累於　聖
德而必諱其事乎言者之說似太近於臆逆而　聖
教所謂傳聞之謬者宜非虛語也以今觀之則人言
殆不爲無見而臣之以　聖教爲可信者多見其愚
也聞見所及已多如此況於宮庭幽奧之中臣僚耳
目之表其所可言者又何可勝數盖嘗究而言之則
殿下徒知驕侈淫荒顯然醜邪爲人欲而不知隱

微之私纖毫之累皆足爲天理之賊徒知克伐慾欲
遏而不行爲至善而不知根柢潛藏萌蘖闇發便足
爲無窮之害是以雖勤於修飭而持養之實未至雖
力於懲窒而克治之功實疎此所以天理人欲交戰
於方寸之中彼勝此負代爲賓主而及其久也人欲
遂勝天理遂負人欲遂爲主天理遂爲賓而淸明剛
健之氣遂見誚於黷闒膠固之中是故有爲之志日
沮勤厲之意日懈而怠惰逸豫之漸日見於事爲若
此不已則向所謂驕侈淫荒之事克伐慾欲之私亦
安知其不遂肆行而卒與叔季衰亂之主同歸而胥

溺也設或不至於是而治本不立化原不清末流之
弊已不可復振是以朝廷之上彌文日勝虛僞日滋
而簡朴篤實之風浸微浸衰浮議徒盛功實無稽此
豈非 殿下務修邊幅外施仁義而不務實德之故
也至於私意大行公道不張用舍率循請託刑訟多
以貨賂而朋黨傾軋論議比周此豈非 殿下己私
未祛偏係常多而未臻公平之故也百隷怠官習成
玩愒貪榮沒利婾靡而苟安者交騖於世而刻意勵
行盡職奉公者絕少此豈非 殿下樂因循懷宴安
而厭精圖治浸不如初之故也推此以往無事不然

似此規模氣象雖在安平熙洽之日亦有陵夷衰替之憂況當此極圮之運傾覆之勢而欲以是撑拄而扶持之不亦難乎臣愚不肖竊不勝憂悶焉誠願殿下深察其故而亟反之於臣所謂根本切實之地者一意留心立定規模先自讀書講學下手用功少有疑晦輒加思索思索不通輒加問辨密切硏究體之以身從容游泳會之以神要使聖賢之說理義之實瞭然於吾之心目而玲瓏透徹無有隔礙推以至於臨政處事聽言觀人亦莫不精思明辨求其得失是非賢邪之所在而裁處焉則窮理之功於是乎至

而吾心之所知無有不盡矣於是乎居之以敬行之以誠涵養而培之省察而精之天理必充擴而人欲必克去爲善必盡其量而除惡必去其根使吾身心內外光明正大精白純粹無有毫髮虛僞之萌非僻之干則古昔聖賢所傳精一執中格致誠正之學於吾身親見其實而舉而措之家邦惟所欲爲而無不如志矣伏願 殿下勿妄自抱遜而慨然發憤深體屢省而力行之不勝幸甚嗚呼今日之事其亦可謂岌岌矣天怒已甚民困已極百爲俱弊惠澤旣竭而又重之以方數千里之旱荒種種變異又多屬兵象

而軍政蕩虞人心離怨緩急無一可恃禍亂之作雖不知自何方而一朝有變則土崩瓦解直在反手之間耳此固愚智所共見臣僚所共憂則今之進言者孰不以軍民弊病更張變通爲急而臣於此時乃獨以講學正心之說爲獻誠亦似乎迂緩而不切矣然臣固陋本不通曉世務且竊念朱夫子當宋室南渡戎馬充斥之日前後論事輒以人主一心爲本而尤致詳於講學窮理之說蓋其言曰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又曰古者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

以極夫事物之變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白黑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知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而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朱子之告其君其說大抵如此而又嘗以當時士大夫進說者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人主之身爲病是以其在南康也方論理財治兵之事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亦必曰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

守土之臣尚可憑藉威靈以稱任使夫以一邑之治而猶不能無待於人主之正心則此願可謂迂緩而不切哉臣是以竊不自量輒敢妄取朱夫子遺說進於吾　君而以爲今日之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道雖然自朱子以前先聖賢論治其說蓋莫不如此而時君世主莫有能行之者故數千年間遂成陳腐之常談而言者只以備數聽者莫肯留神此所以爲說雖多而竟歸空文者也今臣此言則實非備數之常談而莫所妄議　聖躬之病痛者竊自謂管中一斑之窺伏願　殿下勿猥視以凡近之說而深留意焉

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農巖集卷之七

農巖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代伯氏辭兵曹參議疏
辭戶曹參議疏
再疏
代伯氏辭職兼陳吳始壽獄事疏
辭副提學疏
三疏
辭大司諫疏
辭右副承旨疏

辭左副承旨疏
辭副提學疏
辭開城府留守疏
再疏
三疏
辭刑曹參判疏
辭吏曹參判三疏

農巖集卷之八

疏劄

代伯氏辭兵曹叅議疏 甲戌

伏以臣酷禍餘喘頑不滅死竄伏窮山苟全性命今已六年於此矣至痛在心寤寐不忘而歲月愈邁天日愈邈自分覆盆之下終爲不瞑之鬼乃者天啓
聖心乾斷赫然昇黜羣凶昭雪冤枉於是首復先臣官爵繼有賜祭之命湛恩鴻澤洋溢泉塗聽聆所及莫不感涕況在臣心當復如何綸音之下舉家惝怳若蟄蟲之聞震雷幽谷之覩白日母子兄弟聚首悲

泣以爲今日伸此至痛卽明日就木更何所恨相與
北望雲天稽首祝　聖曾未幾何夏官新除又及於
臣身如臣微末庸駑顧何足以上辱甄錄此殆　聖
上悶念先臣不忍棄其孤使得備數於朝列仰惟
聖德罔極天高地厚非臣糜粉所可仰報臣卽當竭
蹶趨命祇謝　天陛以申感激之悃而顧以內循私
義旣不忍復踐榮塗外怵公議又不敢冒厠淸朝輒
敢披瀝肝血仰首一鳴呼焉伏惟　聖明矜察嗚呼
自古賢人君子不幸爲奸讒所構罹禍甾以死者何
可勝數然其至冤極痛未有如先臣者也受恩

朝位崇隆重其亦心徇國可質鬼神守正不撓無愧古人而羣憾詆巇譸言罔極遂使日月之明障於尺霧慈毋之杼投於三至孤忠莫白大禍不解海島千里飮恨入地當是之時聞先臣之禍者雖窮鄕下邑竈婢耘夫亦莫不咨嗟於邑欲百其身而顧臣不肖無狀誠孝淺薄徒見雷霆之難犯斧鉞之可畏進不能碎首北闕擊鼓籲 天以白冤寃狀退不能引刀刎頸同日並命以下殉泉壤不孝之罪旣已上通於天矣猶且靦然舉顏目視喙息食粟飮水苟活至今竊自念人理盡矣子道喪矣雖天地至大而無所自

容屛跡於樕灑掃丘墓躬耕隴畝以養老母洩洩焉與編氓野人爲伍以沒其身或可以少贖旣往之罪而有以見先臣於地下矣區區此志蓋已自誓於方寸而要質於神明今若趨時赴會頓忘前志彈冠束帶出而從仕則是眞頑如木石而無復人心矣尙何以自列於橫目之良哉此臣之所不忍也況今更化之初四門肅穆中外之人莫不拭目引領以觀朝廷擧措而乃以如臣不孝身負重累之人猥置彙征之末豈不亦大爲新化之累而重失四方之望哉然則臣雖欲貪榮冒利抗顔以進而當世之士大夫必將

羞與之同朝矣此臣之所不敢也仰惟　天地之仁曲遂萬物惟臣情理宜蒙矜愍朝廷之大不患無人如臣孱累何惜廢棄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許遞臣職名仍命刊去朝籍俾臣得以沒齒田廬以安微分而且令國家名器免致玷累公私不勝幸甚

辭戶曹參議疏

伏以臣天地間一罪人也自先臣被禍以來鑽燧旣已六易矣而頑然冥迷訖不能滅死泯泯而處踽踽而行忽焉若不知至痛之在己而苟活之爲可恥蓋將生爲不孝之人死爲不孝之鬼而已矣誠不自意

天日重明朝著廓清而愍恤之典首及於先臣旣所以開示 聖意俾雪寃讎以昭洗於泉壤者無復有餘憾彌天地之大河海之廣未足以喩此盛德臣於是俯仰感激且喜且悲五情摧咽不覺淸血之交迸也顧臣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固已久矣而在今日益知其無以自贖焉昔緹縈一女子耳猶能以咫尺之書感悟主意脫父於刑禍田横之客非有骨肉之恩而徒以義氣相感不惜一死以相殉於地下若臣當先臣禍變之日進旣不能碎首北闕以乞貸生退又不能引伏歐刀與之同死是則身爲男子而曾不

及一弱女親爲父子而反不若從游之客也且昔齊
女號天震風擊殿燕臣痛哭嚴霜墜夏夫精誠之所
感足以上干蒼天發見精祲而今臣竄伏窮山隱忍
偷生曾不能奮發至誠感動陰陽以幸 宸聽之一
悟俺延歲月以至于今日向非 殿下至仁至明則
臣雖老死塡溝壑終無以白先臣覆盆之寃而洗其
丹書之籍矣終古以來爲人子而不孝者豈復有如
臣之甚者哉臣竊意鼎革之初百度惟新人倫風化
之際尤所當加意如臣不孝者必將先正其罪以厲
一世而乃反與無故廢置者同被甄敍遂至有地部

新命此豈區區意念之所及哉抑亦有所隱痛於中者先臣立朝四十年事 君行己之方憂國奉公之節具有本末不待陳述而惟其小心謹愼不以權位自居謙恭畏約終始如一其於鬼神之忌人道之禍宜無自以致之特以臣之兄弟無一行能負緣幸會相繼登朝歷敭清顯躋下大夫之列榮寵赫然爲世所指目而臣等罔念負乘之戒止足之訓冥行冒進忝至盛而不返終使滿盈之菑獨及於先臣而臣則倖免其爲不孝又莫大於此矣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斷痛冤酷汗淚俱下竊自誓長爲農夫以沒其

世而不復列於士大夫之林久矣今若幸一時之會忘宿昔之志輒復彯纓結綬以馳騁於當世則是將重得罪於仁孝君子而無以見先臣於地下矣臣雖甚頑豈忍爲此哉仰惟 殿下德盛覆載化洽生成雖鳥獸魚鼈之微皆欲各遂其性如臣至情誠宜在所矜愍倘蒙俯垂仁恩亟命遞臣職名仍令刊去其姓名於朝籍不復有所檢舉則臣謹當優游畎畝涵泳 聖澤日與樵夫牧叟拊手謳吟以頌祝太平萬歲而九地之下亦將結草以圖報矣惟 聖明哀而察之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罪惡深重情理哀苦誠不忍復出世路厠跡周行輒敢披瀝肝血仰瀆　宸嚴伏承　聖批辭旨特優兄其追奬先臣開示　聖意若旣已惻怛深切而終又慰藉幾臣委曲丁寧雖慈父之詔子殆無以過之臣奉讀再三感激罔極以首頓地涕不勝祓焉嗚呼臣旣得此恩諭卽他日入地亦可以藉手見先臣而長逝之魂亦必感泣無窮矣抑臣區區私情似猶未蒙深察不得不冒死申籲焉蓋臣不孝本末具如前疏所陳今雖至寬昭雪羣奸逆裔要皆　殿下

之賜耳在臣崩心之痛雖幸因此而得伸若其逼天之罪則又安得以此自贖耶臣嘗聞古人之訓資於事父以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臣不孝子道已喪今雖銜恩畏義强顔冒進其將何所資而事

殿下 殿下亦將何所取於臣哉况今朝著鼎新羣彦彙征臣於其間不過江海之一鳧鷗耳其去就進退不足爲有無輕重 殿下亦何惜損而棄之使得遂其微分乎且臣素有癃羸之病方當盛壯之時已不堪奔走從仕矣自罹酷禍澌削骨立精鬼都喪兀然若稿株朽木雖一縷僅屬而百疾交侵居常澟澟

朝不謀夕近又添感時令證情苦劇委頓床第作一僵尸雖欲一造 天陛以謝恩命而歸亦不可得矣受恩如天報答無地瞻望 宸極但有悲結伏乞聖明俯垂矜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鐫改仍治臣孤恩不忠之罪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隕越涕泣祈禱之至

代伯氏辭職兼陳吳始壽獄事疏

伏以臣再上瀝血之章未格 聽卑之天批旨敦勉有踰尋常臣誠感激隆眷嚴畏分義有不容一向退伏者輒敢黽勉抗顏復入脩門瞻望象魏神情惝怳

拜稽 天陛感涕交零旣又顧視周行自慚形影退
對吏屬有靦面目適因僚員自直廬徑出不免替直
兩日窘蹙怵惕益不自安臣之此情鬼神鑑臨矣臣
旣一謝恩命以伸螻蟻之悃則退塡溝壑無復餘憾
至於久留京輦以供職事則在於私分決所不敢借
令臣頑然無恥遂欲因仍盤礡而淸朝士大夫亦豈
肯與之同列哉伏望 聖慈俯垂諒察亟命遞臣職
名許還田里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於日昨伏見備
忘記有吳始壽追奪官爵之命臣因此竊伏惟念曩
日羣小構誣先臣其言罔極而所持以爲罪案者莫

大有三一則交通宮禁一則庚申治獄而其一節始壽亭也臣於更化之後非不欲沫血號籲遂一辨白而顧以 天日之明旣已下逺覆盆則凡諸構誣之說自應燭破無餘且所謂交通宮禁者其有無虛實 聖明尤宜深燭此固不必辨至於庚申獄事則其案甚大而朝家姑不舉論則臣又不敢遽辨獨始壽一事 聖上旣已發端而其間許多委折又有不可不一辨者然始壽罪狀 殿下之所已知則此亦不必深論若臣之所欲一辨者唯治獄始末耳大抵當時之事局外之人容有不能盡知者雖臣亦安能悉

記於久遠之後特以先臣在時人多以此事來問而
先臣隨問應答不止一再臣蓋耳熟焉故尚能記其
一二輒爲 殿下陳之臣聞始壽之被鞫也前後所
引證左甚衆至於其妻弟權守經亦在其中而及至
遠問輒皆無情實最後又引閔熈熈方竄配西塞於
是金德遠以金吾堂上在坐言曰是欲遷延獄事又
引在遠之人耳決知其無實遠路遠問有弊不如直
爲處斷先臣亦知始壽所援引率多不干之人實無
可問者而特以其嘗備員大臣接洽之道不容不詳
盡故德遠之言雖如此竟亦逮問閔熈及熈至而其

言又相左則始壽益窮無所抵賴德遠曰吾則已知其如此矣到此地頭渠雖萬死更有何辭於是遂有未後處置而禍前詢問之時德遠亦同諸臣入對無復異議及其退出也諸大臣顧問德遠今日處分何如德遠應聲對曰至當至當夫以德遠狡猾陰慝之資與始壽結爲死黨久矣其欲爲始壽地何所不至而終始參讞目見其就死而曾無一言半辭以相支拄至於咫尺前席親承下詢而亦同聲雅諾無少疑貳旣退而又稱其至當則其時接洽議讞無一毫未盡者卽此可見矣及至十年之後德遠乃乘時變幻

公肆欺誣敢曰目見其至冤極痛之狀而獄體嚴重且拘於時勢終未能直陳所見噫嘻人之無狀乃至於此耶人臣受 君命任議讞見大臣不以其罪死而乃瞻顧時勢不一言以相駁難此何等不忠而時移事變之後又敢不避反覆之嫌仰首伸眉膏唇拭舌肆言不忌簸弄 君父此又何等無嚴耶至其言有曰如使始壽欲害宋時烈則其時論罪時烈不翅狼藉直加誅殛何患無辭而必藉彼人之言故作誣上之辭以自陷於大逆乎此尤不成說話夫臣强之說豈直爲構誣宋時烈而已哉盖將盡毆一隊士

類而編訂之則惟此爲好題目而自前羣小之譸誣
時烈不曰逆執朝權則必曰擅弄威福此皆臣強二
字之註腳然而自我而誣之猶不若借異國之言而
誣之爲有力而易售也故其用心設計至於如此鬼
蜮情狀豈能逃於　天鑑之下哉且彼輩輯曰譯輩
嘗於威禍承望風旨相與變幻辭說陷始壽於死地
此尤不足多辨畢使譯輩出於此則衍揚楚毒之下
亦何求不得而已已之獄卒無一人承款參如一說
至死不變者又何爲耶臣竊聞吳尚游之專鑄也德
遠方止之而不能得盖德遠發點又深知此獄本末

度其不可翻故只以單辭白始壽之寃而不欲究其
黨者其情可見卒之諸譯不服以死而獄竟不得翻
則向德遠之所以白始壽之寃者自歸虛罔而黨惡
誣　上其罪不可掩矣然德遠前後反覆之狀若不
悉著則先臣終始按治之實猶不大白故臣敢不避
煩猥究極言之仰瀆　殿下有以澄省至於當時議
者或疑其不嚴鞫譯輩而徑蔽罪於始壽或疑言根
之在異國而證左之爲象胥則先臣與故相臣閔鼎
重各有劄子辨析已悉　殿下試更取而覽觀焉則
於此可以洞然無疑故臣不復覼縷惟　聖明之垂

察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比從縣道屢申控辭輒至三四不已是豈不已於可已誠以情勢之外疾病實劇臣若畏罪淺黙不自陳列則 天日之明何以照燭而引日曠職爲罪滋大此臣之所深懼焉耳喉司之臣乃不諒此至於費辭陳啓退還辭本臣旣勢窮理極抑塞悶蹙唯有屛息竢處恭俟誅譴而已乃於本月二十七日伏奉有旨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使之斯速乘馹上來者臣誠不自意重累之身兼有違慢之罪而 聖上

之假借眷顧至此雖使隕首陷胸何以仰報然其虛
隕悶迫切抑又甚焉盖臣區區情實前旣仰暴靡遺
無煩更陳而要其罪釁至深爲當世棄人雖於尋常
除拜亦有所縮恧况論思之長何等淸選而輒敢冒
昧承當重爲淸朝之羞辱乎至於狗馬賤疾尤不敢
種種贅陳而惟是腰膂之痛爲節令最苦之證牽引
腹背酸楚欲絶屈伸不得坐臥俱妨時或扶杖强起
儽然若八九十人此殆天之所廢非復醫藥可爲以
此病勢雖欲黽勉趨命又安可得也抑臣竊伏念君
臣之分雖極嚴截其相與之際恩義存焉竟容盡下

不稱其所不可君之仁也守義自伸不苟於從其令
臣之貞也二者各盡其道而上下交孚焉此豈非所
謂禮之善物也昔司馬光七辭副樞王安石九辭起
居注夫樞密猶是宰輔以一起居注而其力辭君命
至於如此自今觀之疑若偃蹇不恭矣然當時之人
未聞以爲非而君上亦爲之勉從所請然則君臣之
際其不專以督責爲威而奔走爲恭者亦可見矣日
者職司之啓乃若以臣之累疏控免爲干冒僭猥義
所不敢而不復恤其難進之實狀是將使 聖明之
世壹以牛馬使臣而中庸九經之義遂廢而不行矣

此豈謂臣一人之事哉臣誠愚迷竊所未諭新命之
下又敢不避頑瀆瀝血仰籲臣罪萬死臣罪萬死伏
惟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將臣新授本職及兼帶承
文院副提調之任亟賜遞免俾安私分仍治臣前後
越分慢命之罪以肅朝綱以警具僚千萬幸甚臣無
任惶恐戰慄席藁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自初被除命今已兩月餘矣前後凡六上辭
本始則具述其罪釁情理繼又備陳其疾病實狀而
迄未有開許之命今則辭已竭矣理已窮矣只合趁

口詮伏以俟譴何之至而竊有一事未及陳暴於筵
黷之下者不得不復此號籲於此而猶未蒙矜允則
是 日月之明而未及於容光 覆載之大而獨遺
於一物豈其理也哉蓋臣亡父於臨命之日手書遺
戒一紙以授臣兄弟其言有曰余素無才德徒以憑
籍先蔭厚蒙國恩忝竊位踰分自速憂孽今日之事無
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悔曷及凡我子
孫宜以我爲戒常存謙退之志居家則力行恭儉仕
宦則避遠顯要以爲禔身保家之地至侄臣之兄弟
祗受而藏之不敢忘失焉蓋臣父之意以爲滿盈者

天道之所損勢位者人情之所忌況任重則難稱而釁咎生焉望隆則難塞而謗毀歸焉此終古之所患而已旣不幸而見及矣不欲使後之人復蹈危機故其丁寧告戒特若於此其言至切而其意甚悲此在後之人所宜刻心鏤骨永遠遵守況於臣身哉今夫三司之職孰非顯要而經幄之長尤爲極選使臣徒知寵祿之可懷威命之可畏而睟然冒進揚揚於榮次則是以先人將死之言而同之於弁髦也臣豈忍此哉謝臣於前後辭疏不曾以此爲言者蓋以罪釁至深念絕仕宦初無論顯要與否而旣又以疾病危

劇益無自力之望則目前難進之勢唯此爲急故不暇他及焉耳至於今日則向所陳情勢病勢皆不在矜省中而且念此事終不可不一聞於 上敢始陳之仰惟 殿下仁聖惻怛至誠體下必不忍强人以人情之所不忍倘蒙亟賜俞音許俾其志使得有以歸見先臣免爲不孝之鬼則涵容陶甄之德當與覆載生成侔矣豈臣糜粉所能仰酬哉目今大禮迫近舉國歡慶雖齊聾跛躄皆思蹈舞闕庭以效嵩呼之悃而臣獨退處郊垧盤桓不進猥將私懇仰瀆 宸聰惶恐隕越實合萬殞亦惟 聖明裁其罪焉臣

無任崩迫危慄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區區難進之狀連章披露旣已備悉至於最後一疏益罄竭無餘意謂 聖慈必惻然矜允而乃又不如所圖臣之抑塞悶蹙何可勝言而亦惟煩褻是懼不敢復申籲號泯默數旬恭俟誅罰不意今者又移諫長蓬蓽之中召命臨辱臣誠隕越靡所措躬臣之自初難進固以不孝罪大爲世僇人立朝從仕義所不敢而至於顯要之地尤不敢冒處者則其義又自别焉盖先父臨沒丁寧之言爲人子者所當以

死守之豈以其至寃已雪情事已伸而並此一義可以變改者乎 聖上於前日之批雖備賜開諭而臣之愚迷偏滯終未敢謂然今者職名雖改而其爲辭旨實無異於前臣若遽忘前義出而拜命則雖奉令承教可幸無罪其如不仁不孝重得罪於名教何哉夫人臣之進退去就豈獨一身之事哉其所處之得失實關乎世道之汚隆風俗之厚薄非細故也是以義所不可必有以自守而無枉循焉心所不忍必有以自伸而無抑行焉不獨其自爲也如此在上者亦必優容寬假使得有以遂其志而不奪其情焉蓋所

以養人於禮義而礪世敦俗之道實在是矣以此而言則臣之今日難進雖其所欲致者私義所求伸者私情而實所以裨補風化報答　聖恩跡雖近於慢命而義則歸於願忠矣以　殿下之仁聖亦何忍迫以嚴命使失其所守而不獲伸其至情卒陷於忘親背本之罪然後爲快乎臣之一身雖不足道使淸朝法從之列有此大不孝之人亦何以觀示四方而爲一世訓哉　殿下若念及於此則不待臣言之畢而必將釋然開許無留難矣此臣之所仰望於　天地父母者也且臣於日昨伏見執義朴世燭疏極言兩

司長官曠職之弊其言甚切至盖言責之地誠不容曠一員亦不容曠一日而長官則尤甚焉今臣難進之義自靖已審 聖明若不早賜處分或至留滯引日則違慢之罪臣固甘心而瘝曠之弊 殿下其獨不念乎伏乞 聖明深照此等事理亟遞臣諫長之任使公私兩得其便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懇切之至

辭右副承旨疏

伏以臣自頃遞免諫長數月之間幸遂爲無官之人優游田廬守分自安意謂 聖明固已察其情理不

復有所羈罥使得與禽魚鹿豕共偃息於山林川藪之中涵泳大化以沒餘齒矣不料今者乃有喉司之除繼下馹召之命而旣又伏見邸報始知大臣於筵中猥以臣名並擧於在外諸臣之數請特加勉致而

聖上一例肯可遂有此恩命臣尤驚惶悚蹙不知所以措躬也臣之哀辭苦懇已於前後疏章殫竭無餘而要其大致無出於最初一疏凡其歷陳終始不孝之實而不敢復爲立朝從仕之計者言出肝膈一毫非飾天日鑑臨鬼神可質蓋區區之意以爲如此然後庶可以少贖其通天之罪而有以見先人於地

下耳不然豈不知君臣之義至嚴而　聖恩之不可
忘明命之不可慢而直爲此撕捱哉臣之親戚朋友
頗以臣屢違召命爲未安往往喻以事理責以分義
勸令黽勉一出以仰承德意臣亦試欲彈冠束帶以
向脩門則輒覺五內怵惕氷炭交集面騂體汗不能
自止此殆人情天理之極而不可解於心者也借曰
不然而其膠固迷惑終亦難醫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此在　天地父母之仁亦宜愍憐而假借之者也抑
臣庸陋短拙本無一長雖使身無纍累而志存進取
在　聖朝則實爲無用之一物矣今觀六臣所達乃

若以臣爲必不可棄之人而至謂才望罕有其倫臣誠不識其何說而側聞前日左相亦以臣名達於筵中而有文學見識人望所屬等語不謂前後大臣以一岸纖微臣而厚誣 聖明至於如此也臣少習舉業僥倖得第雕篆之技亦未猶人蓋嘗妄欲通經學古以免牆面之陋而聰明甚短志力不彊因循穨廢卒於鹵莽向者侍講有年 聖明亦應洞燭其實狀矣況自禍故以來精魄遁喪神志迷亂泯泯待死有同木石即一二舊聞亦且日就荒落環視其中兀然一庸人耳豈復有尺寸可稱者哉前後大臣必不私

臣而歎 殿下豈人有以臣欺亡臣者而亡臣不之
察耶臣竊惑焉臣竊愧焉至若亡臣所謂先戒雖重
君命尤嚴者則以尤非所以參酌乎公私恩義而
適人情權物理之論也夫君臣父子雖無輕重而彼
此屈伸亦因時勢使臣一出而可以尊 主德抗國
勢扶顚而持危則雖有亡父之遺戒而勉出而承
君命猶有說焉不然而徒迫於 君命不守先戒而
揚揚於顯塗則是直爲貪榮忘親之人耳其於事理
果何如也況 聖主之威命雖嚴尚可以收還而亡
父之遺戒在前不容於刊滅今若重斬衰於 旻天

之下而輕棄信於泉壤之中則豈人情之所可忍也臣之不敢復廁朝列不專爲先戒而今玆所叨尙異於玉堂薇垣之長宜亦不必以此爲辭而以大臣之言及於此故敢並縷縷陳之情溢辭繁不暇裁擇臣罪萬死伏願 殿下諒臣重累之釁不可以復瀆哀臣褊滯之性不可以復化察臣空疎謭劣之材不足以備器使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鐫免仍治臣前後違慢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煎迫哀懇之至

辭左副承旨疏

伏以無狀小臣負大罪三受恩深厚與天無極而靡

然無所報謝罪一也除命稠疊式月斯降而偃然不一趨承罪二也 天威嚴重不容干冒而强聒累瀆殆歷十數而不知止罪三也臣罪臣自知之而 聖上猶優容假借不罪其罪前後敦勉無非德音臣毋承批諭躍以籲號靡應懇辭未遂惶悶抑塞不知所出而至於欽仰 盛德感激隆眷則實亦銘心而鏤骨矣然 聖恩愈渥而臣罪滋大臣非不知今日黽勉一行上可以仰承德意下可以少贖罪愆而顧乃引却退縮崎嶇危迫轉入於坎窞而不知反此豈臣之所樂爲哉其中誠有甚不得已者存焉臣雖不自

言而 殿下之明固宜有以下燭矣况臣之前後陳
情不翅詳悉而猶未蒙矜許豈臣言有餘而誠不足
無以致感動之效耶不然則古所云天高聽卑者殆
虛語也今臣更欲披露腷臆冀幸萬有一垂察而其
已言者言之恐又不效請試言其所嘗欲言而未敢
言者惟 殿下財幸焉臣聞君子立朝必行其志忠
臣事君當致其命如其未也則如勿仕若乃俯仰瞻
顧屈曲趨避只以苟祿而便身則其爲明主之羞而
治世之羞也無甚焉臣本世祿之族也於此一義竊
有所受曾祖文正公臣尚憲以正直剛方歷事 累

朝爲士林領袖而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當 仁廟初年朝議專務包荒納汚而獨臣曾祖力主彰善癉惡之論終始不變以此積忤羣小卒爲挪碩李炷輩所誣陷至於陰搆外國幾死幸免逮先臣壽恒遵守遺矩不敢失墜及至庚申敗紀首當鼎軸則時議頗以異日反覆爲憂而先臣獨以司馬光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范純仁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戒一心徇國無少回撓卒以是陷於極禍而亦無悔焉臣誠柔懦不足以自立惟其家庭之所聞見者如此故常謂人臣立朝事君惟有此道理利害禍福非所

願問矣乃今竊覵於朝廷論議士夫趣尚則似與此大異臣於是時欲以家庭所學行於其間則必將枘鑿矛盾而不相合矣至於背先人之繩墨徇一時之塗轍偷合而取容臣又不忍爲也古人有言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不佞其於量己量時亦已審矣自知此身一入朝端其勢必動見違忤積致嫌忌而於國家則無絲髮利益臣日夜念此至熟誠不能以其不肖之身而爲公私無補進退無局之人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此在臣特爲難進之一端而前日之所不敢言今輒爲 殿下卒言之伏願 天地父母哀

儔垂察亟許遞免俾遂其微尚而得全其餘命不勝辛甚臣頃承辭狀回諭擬郎申乞而猥越是懼屛營悚惕含意違辭引日踰月致令夙夜出納之地一向瘝曠而迄未有以自處此又臣之罪也臣無任惶恐悸慄席藁俟譴之至

辭副提學疏 乙亥

伏以臣日昨蒙被除命猥將疾病難進之狀從縣道陳聞極知隕越無所逃罪日夕屛息恭俟處分及承道臣回諭非唯不準所辭又令從速上來竊詭無狀賤臣罪積違逋而 聖上猶包容寬假不遽棄絕如

此且感且懼不知所出犬馬賤疾雖甚危苦亦不敢每溷於穆清之下而若其情理迫切有甚於疾病者則 天地父母之前安得不更申籲號也臣之自分廢棄不復爲立朝從仕計者出於匹夫咫尺之義而守之已固不忍破壞況避遠顯要之戒受之先臣言猶在耳一息尚存不忍忘棄今若迫於嚴命一朝冒出而偃然盤礴於經幄論思之長則是直以亡者爲無知而可欺也不仁孰甚焉臣之一身雖不足道人倫風化所係不小況今 聖明建極敦典庸禮尤以孝悌爲本百官萬民莫不亹亹從化而顧使一箇窮

獨背爲不孝無父之人而不得與於同仁之化則豈不有憾於 天地之大也此臣所以仰首嗚呼于旻威嚴而不知止者也伏惟 聖慈哀憐垂察幸甚且臣見差承文副提調今已經年一向虛帶在於事理尤屬未安而顧以煩擾爲懼不敢別申控辭因循之罪臣實有之伏乞 聖明并賜照察將臣本職及兼帶一併鐫免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辭開城府留守疏

伏以臣於今月十二日伏奉教旨以臣擢授嘉善大

夫開城府留守者臣聞命惝怳繼以憂悉不知所出臣自更化以來周歲之間洊膺除命前後所被告身已積至六七通而臣則固守私義不曾一出祗謝蓋聖眷愈隆而臣罪滋大雖 天地包荒之德不忍遽施以誅罰亦宜棄絶而不齒豈有更辱恩數加之以二品命德之器畀之以舊都保釐之權者哉臣之向前所蒙雖多不爾尚是仍舊資貫不比如今驟躋而亦旣一向力辭不敢承命况今誤恩逾分至於如此而輒敢冒進則是爲辭小而受大讓卑而居尊也臣雖昊詬頑鈍尚忍爲此否乎以 聖上日月之明

其必有以察之矣夫有國所重在典與命典不可僭命不可慢今以臣有應被誅絕之罪而反施寵典若奬之然不其僭乎知臣有必難冒進之實而虛辱隆命等棄之然不其慢乎典僭命慢所損不細臣旣屢退無所報效而徒以一介滓穢之身仰累 聖朝淸嚴之治臣誠俯仰懍惕若隕淵谷敢冒死罪仰干宸聽伏乞 聖明念名器之至重察臣言之匪飾亟收新命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以丘壑廢放之身蒙 聖朝登擢之恩犬馬

雖頑猶有知識眷渥所被豈勝感激而願以撥請政
理既甚非宜在於私分尤屬難冒輒具短疏略暴危
懇庶幾　天日之明俯垂鑑燭恭承　聖批不賜允
俞良由辭旨淺拙未足動悟須至更煩披瀝以斬開
納于冒之罪有不暇避也臣竊惟念國家官爵孰可
輕以畀人而至於二品以上所以命德授受之際尤
兢兢焉近以朝著闒茸具位難充自上年來因特簡
若釰薦而陞者甚多雖或傷於驟而疑於濫然其人
皆出入內外奔奏宣力者則固無害於授受之宜矣
若臣之至庸極陋雖使無故立朝其於進據卿列尚

有續貂之譏況其自分廢棄不曾上一謝恩命有辭貫
之罪而無可紀之績寧宜與在廷夙夜之臣猥同寵
擢哉　聖明於此旣失於愛惜名器而臣又不顧事
理徒貪榮寵遂出而承命則從前所爲屢辭除命深
閉固距者專出於偃蹇矯僞坐徼　天寵而畢竟所
陳甄義引分反覆懇叩者亦皆爲虛飾辭說厚誣聽
聽耳　聖上方以至明照臨百官綜核庶政而顧以
臣一人之故養成臣下誕謾欺僞之風則豈細故也
哉　殿下苟以是思之則其於還收謬恩必不待臣
言之畢矣設或　聖慮偶失不卽開許而臣之褊淺

寧可觸冒威嚴伏違傲之誅不忍仰累 聖朝有乖繆之政此亦昧劣愚臣所以忠國家而報 上恩之職分也區區此心可質神明 天地父母豈不垂察誠願 殿下亟褫臣新授之職仍治臣積逋之罪以重國典以肅朝綱豈獨一微臣之私幸也臣無任危懼戰慄引領俟命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難進事狀向前二疏亦旣具陳而微誠未格 聖諭尚閟臣於是理窮勢極無所措躬只得濫黙竊處以俟刑誅之加矣側聽彌旬終無處分臣竊

惟念舊節留鑰之寄旣自不輕前任新授之職尤非閒漫而以臣一人之故兩相擔閣不時交替外內重器俱致虛曠其害何可勝言臣若徒以煩瀆爲懼一向蹉延不思自處則其罪殆甚於干冒理宜更申籲懇以聽財察然臣所當言者言之已盡今不容復有云云只願 聖明於臣向前二疏所陳辭意更加體量深惟國家名器之不可僭匹夫私義之不可奪士夫矯誣之習不可養成人臣廉恥之節不可使壞而又更以外內重器之不可久曠深軫 聖慮遽賜處分則不惟丘壑賤臣獲免於罪戾而朝家舉措亦得

其宜當矣且臣素有沈痼之疾虛羸削弱歲加月甚
計一年之間枕席之日過半雖以杜門靜攝謝絕人
事而常有朝夕危死之憂況又使之束帶從仕以供
事務則豈不立見顚踣乎然臣前此疏中不曾以是
爲言者以其所患有大於疾病耳顧自數昨重感風
寒疾勢增劇不比尋常許多證狀雖不敢仰瀆 天
聽而要之時月之間決無起動之勢設令事理情勢
不至如前所陳而卽此病狀亦難起而拜命矣玆敢
冒死畢陳伏乞 聖明俯垂照燭亟收誤恩許遂其
微尚而且全其餘命千萬幸甚臣無任惶隕悸懼激

切祈懇之至

辭刑曹參判疏

伏以臣項膺留都之命累度控辭備陳情病兩月而後始得遞免而乃於伊日政又復有秋曹之除臣辛喜未幾憂惕繼之俯仰踽蹐實不知措躬之所適當

聖體違豫舉朝憂遑不敢以螻蟻之私仰瀆於靜攝之中泯默許久始敢冒死陳籲仍請其違傲干瀆之罪惟 聖明裁察焉向臣之力辭留都實以孱羸賤迹旣已自分廢棄甚於匪分寵擢尤難冒昧祇承以傷其廉義三疏所陳不出此意而乃其痰病近死

未出奔奏厭官則亦不能不猥及焉矣卒乎之廟堂啓
遞尊以其癃病而乃若微臣本懷尤重於廉義以
殿下之明豈不有以下燭而曾未移日旋又有此除
豈謂臣去就之義可遽變於俄頃之間耶夫一彼一
此職名異耳而其爲陞擢一也臣若力辭於前而苟
冒於後則是朝家處臣無異於以三四爲四三而臣
之自處有甚於辭十萬而受萬矣惡乎可哉臣於是
反覆揣量終不得其可進之說焉若其疾病輕重亦
有所不暇論也抑臣從前違慢罪積如山尋常擡權
若隕淵谷日昨伏見右相疏批以大夫寧臥不應

命責諭嚴甚凡在羣下莫不震慄 聖教所指雖一不敢測度而然念更化以來除召最稠疊而控辭最煩猥終又不一造謝未有如臣之甚者國家誅罰若行則臣宜首伏其辜而至今得免者特賴 聖度包容耳乘恩猶不知戒敢又以乞免之章仰干 宸嚴是臣罪上添罪死有餘罰雖以 殿下天覆之仁亦難每賜矜宥且以臣一人之身而爲懲勵百官之具使憲章益嚴分義大明則臣亦甘心樂受之鈇鉞之加引領以俟伏願 聖明亟先收臣職名及資級仍命司寇斷臣罪狀公法秋分而得其所實爲幸甚臣無任

危怖隕越之至

辭吏曹叅判三疏 丙子

伏以臣子之於君父其高下懸隔固若由地覸天宜非扳援呼號之所能及而苟其衷情懇激控籲申切則亦未嘗不蒙幸而曲遂焉此所以爲覆燾之大照臨之明而非此則羣下何所仰焉今臣有必辭冒進之義必難强起之病而辭本三上俞音尚閟勢窮矣情迫矣苟以蒼蒼高遠非復扳援所及而遂已於言則是殆以上下之際無復有感通之理而其爲自絕於天也大矣臣何敢爲此然臣所言論亦無出於前

者之好所守只是、聖上少推仁明之德察其所守
先戒銘於肝肺所嬰痼疾纏於骨髓非若他人一時
襲藏以情病爲解者比耳然就此二端言之疾病雖
深重容有未盡垂察者夫先戒之不可忘則其義明
甚皦然如日 天鑑下燭固應無餘豈臣遁引以求
遁免萬一如此則 殿下雖不臣罪鬼神必殛之矣
且臣比竊見 聖上於羣下禮貌非不至而但少寬
裕優假之意徃徃拘持急切使不得自由雖公卿大
臣亦多迫於嚴命不暇恤其去就中庸體羣臣之義
殆恐不如此而士大夫廉耻亦將因是漸壞此誠識

者之所深憂雖使臣進而立朝可以少補於國家忘
先人之言喪一身之義爲當世所鄙棄臣猶耻而不
忍爲況其庸虛短拙決無尺寸之補而重以疾病危
殆有生行死歸之憂是亦何利於國而敢又靦然冒
進以重傷士大夫之廉耻乎佛者之語云將此身心
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朱夫子嘗自言不仕之義
而引是語爲諭蓋言其以不報爲報也今臣受恩深
厚無他報效唯有固守丘壑卒全進退之節以少裨
於世道風俗尚可爲萬一之報耿耿此心可質神明
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遞臣職名以幸公私臣不

千萬祈祝激切屛營之至

恐惶

亶

農巖集卷之八

過[illegible]

四